

大某山民評曰

卽景聯句鳳姐也。與豈卽葱化爲茝。亦蓬在麻中不折自直云爾。

五言長排一首。共計三十五韻七十句。鳳姐一句。李紈二句。香菱二句。探春四句。李綺三句。李紋三句。岫烟四句。湘雲十八句。寶琴十三句。寶玉四句。黛玉十一句。寶釵五句。共是十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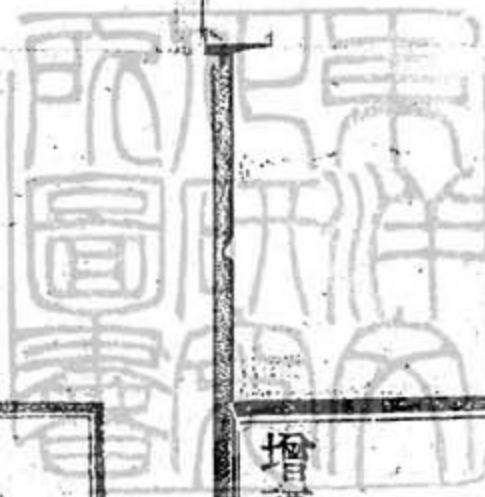
寶琴穿著亮醫裘。站在山坡邊。身後轉出人來。相偎相倚。在不離不卽聞。

此回仍是王子年冬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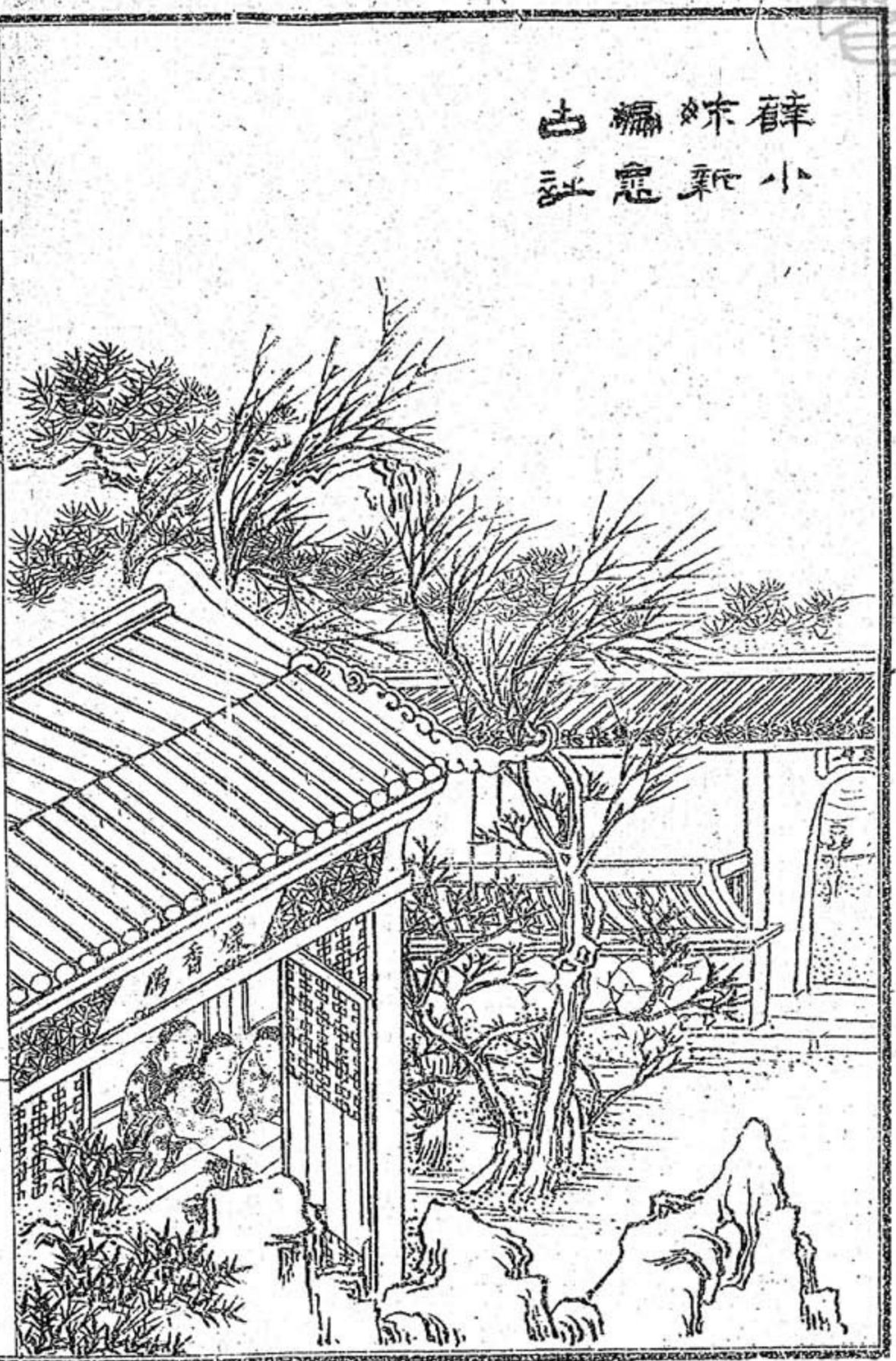
增評補圖大觀

賈

卷五十終



薛小
妹
編
寫





胡庸醫

亂用虎

狼藥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五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眾人聞得寶琴將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著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沈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載空舟。喧闐一炬悲風冷。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聲傳海外播戎羌。馬援自是功勞大。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無端被詔出凡塵。牽連大抵難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棲轉眼過。隋堤風景近如何。只緣占盡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殘花映淺池。桃枝桂葉總分離。六朝櫟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冢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絃撥盡曲中愁。漢家制度誠堪笑。樓櫻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汙光。溫柔一日付東洋。只因遺得風流跡。此日衣裳尙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雖被夫人時弔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拾畫嬪娟。園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眾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未見得」
詒則會真記牡丹亭
二書固闕然於胸中

體認得確辨論得當

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们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如此類者不足，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迹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爲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那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迹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妨。只管留著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不覺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孩兒刺心。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到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分付周瑞家的。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了頭兒跟了襲人去。分

以上自四十九回薛王邢李諸人來京入薛
社作謎至此爲一大聯文於寶琴身上以上大段爲出力一寫即以上正傳此段爲琴兒之正傳司也事接寫襲人回家

體面了頭出去便如
許粧點可見其奢侈
習慣

寫得鳳姐兒於麗人
光寵之至其僧來看
佛面耶

鳳姐口吻誠僥僥可
聽者

二奶奶慣會討好其
自許也讀者勿爲其
錯

禁言語
不予以其
也大好

穎形容奢侈
一丁頭出門奔頭至
此爲後來衰敗地步
反觀到上文邢姑
娘一層真是眼光四
顧忽顧到上文邢姑
娘一層真是眼光四
顧無憾也

貧窮至拱肩縮背實
處卻足以媿慚者
福奶奶之衣平兒可
以作主送人誰謂平
兒無憾也

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著坐一輛小車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袱一包袱衣裳拏著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拏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裏來我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兩個了頭與周瑞家的拏著手爐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著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葱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著青段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賞了你倒是好的但這件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著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眾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腳的替太太背地裏不知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裏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裏想得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眾人打扮體統了甯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糊了的餃子似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化子來了眾人聽了都嘆說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拏出來^{好大氣}笑兒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紬裏子夾包袱裏面只見包著兩件半舊綿襖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紬裏的哆囉呢包袱拏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拏了出來一件是舊大紅猩猩氈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段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拏這猩猩氈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裏人人穿著不是猩猩氈就是羽段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著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化不敷再添上你提著更好了眾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爲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裏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著又囑付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管住

又出力寫一層。如此相待者寶玉分上的人且以見將來。再嫁玉函爲萬醜也。叫人迴避。又另要內房居住。侍婢出門珍視。如是已不以了頭。還言此例也。以下接襲人回家後。正寫怡紅院中諸婢。當晴麝二人正傳。

天桃謝而櫻李開矣。

瑞家的口然非平日聞見之熟。亦不敢正寫。怡紅院中諸婢二人。正傳。

寫得嬌情活現。

點染瑣事。覺光景如在目前。當著二爺說此話。其亦平日之久恃寵乎。

二爺於此等處最喜。圓融。寫得一回者。非寫寶玉。乃寫二婢也。日日親昵之人。暫時離開。往往有此等時。情我亦嘗厯此境矣。

言外有意。

只一吃茶。寫得如許細膩。風光可知。筆情好者無處不是文章作料也。

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來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家貨。又分付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裏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分付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裏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閒內房的。說著跟了襲人出去。又分付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裏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嬤嬤喚了兩個來。分付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了頭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裏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著。別由著寶玉胡鬧。兩個嬤嬤答應著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裏。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著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老嬤嬤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床。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著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襪。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著便去與寶玉鋪床。晴雯嘻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緩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著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緩和罷。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緩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擎來呢。麝月道。這難爲你想著他。素日又不要湯壺。那些薰籠。上又緩和比不得那屋裏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你一夜也睡不著。晴雯道。我是在這裏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緩閣外邊。至三更已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莫是酸。麝月翻身打個呵欠。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因問做什麼。寶玉說要吃茶。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著起來的一件貂頸滿襟緩襖披上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擎了大漱盂。寶玉漱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

燕鶯呢語風過生春

半夜三更天寒人醉
勸你早些睡罷

冀真何苦來

已申矣真真何苦
此等言語亦不是以
婢對主所說想見平
日之狎昵慣常也

近理之言

其妙筆在
被豈惜
出見傳不前
妖鬼訛弄後

想習

娘亦

無

中得之

水過了向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罷。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著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著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著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嚇他。頑要仗著素日比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著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著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嚇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裏就嚇死了他了偏你慣會這麼噉蟹蟹老婆子樣兒。寶玉笑道倒不爲嚇壞了他頭一件你凍著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咱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罷。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

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得關的一聲門響。麝月慌慌張張的笑著進來說著笑道嚇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裏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著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若冒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說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嚇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不在這裏渥著麼。我若不喊得快可是倒嚇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嚇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俐伶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笑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檢好日子。你出去白站一站兒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著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擎灰。鍬重將熱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玉嘆道如何倒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說不受用一日也沒吃碗正經飯他這會子倒不保養著此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

水過了向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罷。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著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著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著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嚇他。頑要仗著素日比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著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著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嚇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裏就嚇死了他了偏你慣會這麼噉蟹蟹老婆子樣兒。寶玉笑道倒不爲嚇壞了他頭一件你凍著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咱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罷。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

門開了曲折周到情與文深

難道果有怪等著你

閉目想之著實好看極

發作于何不、多、渥、一刻、何消說

真似林姑娘脾氣

不過一了頭之病而
府中之排場規矩如
此。然他可知矣。

特寫兩根指甲爲咬
下張本。

極寫富貴奢華在使
女身上是深一層觀
法。

絕似醫生口吻

買府此等規矩卻好
微只防其大不察其
美。

真是一個白鼻鏡
男女脈息混淆莫辨
岸然行醫大約以扁
盧自居者。

嘆。原來如此我是
笑。不見世面的幸弗見

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裏這麼嬌嫩起來了。說著只聽外閒房內格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閒值宿的老嬤嬤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咱们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著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嬾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裏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住在裏閒屋裏踢著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嬤嬤來。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祇著了些冷。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裏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去。老嬤嬤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家去的爲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晴雯睡在暖閣裏。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說道。我那裏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裏。有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著。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

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裏的了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嬤嬤放下暖閣上的大紅繡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出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一三寸長。尙有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嬤嬤忙擎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方診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閒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說著。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了。鬟迴避太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嬤嬤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嗦。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繡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嬤嬤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裏的了頭。倒是個大姐。那裏是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說

寶哥哥卻也知醫

王太醫王濟仁也張
太醫張友仁也張

是識世務之言

借中云云物件寫作
古如何想出來真是
不肯泛用一筆

問也問得妙答也答
輕二爺原來也是不
識的

小兒女不知戥子那
識輕重其來一塊掂
了一掂便曉得是一
兩光景活畫出嬌憨
形像

還是老婆子知輕重

齡姑娘亦是大氣派

比得奇妙

懲罰兒偏要發此大
議論

園中似楊樹者多妾
恩松柏談何容易
有誰駁得倒齡姑娘
者真是可見
寶哥哥也引起論語

著。擎了藥方進去了。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擎著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嬪嬪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打臺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還不知花大姐擋在那裏呢。寶玉道。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裏擎錢。我和你去找去。說著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格。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格。卻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筐籠內放著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桿戥子。麝月便擎了一塊銀。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麼。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甯可多了些。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咱们。不認得戥子。倒說咱们。有心小氣似的。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小些的。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去找多些。你擎了去完了。寶玉道。你只快叫焙茗。再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有一半好落倒。焙茗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診了脈。後說病證。也與前相倣。只是方子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又減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卻是傷寒。內裏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虎狼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送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是的。我經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比如人家墳裏的大楊樹。看著枝葉茂盛。卻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墳裏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樹。那麼大樹。只一點兒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

辨得也是

此等辨論寶哥哥還
覺不俗
以上寫晴雯得病請
醫看視爲一節
回顧襲人一邊文筆
特提吃飯二字爲下
文在園子裏另立廚
房張本

以上寫晴雯得病請
醫看視爲一節
回顧襲人一邊文筆
特提吃飯二字爲下
文在園子裏另立廚
房張本

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擎他混比呢。說著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鍋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裏煎去弄的這屋裏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花香還香得雅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我正想這屋裏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付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嫗嬪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著姑娘們在園子裏吃飯。等天暖和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不好的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後門裏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裏單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裏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著呢。就怕又添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裏添了那裏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不知有鹿肉否。

是鳳姐對着太太之言自應爾爾。以二玉輩連言者皆寶母之所愛也。

不知有鹿肉否

況兼眾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交趾懷古似是馬上招軍俗名喇叭廣陵懷古似是柳絮青冢懷古似是匠人墨斗蒲東寺懷古似是紅天燈梅花觀懷古似是紈扇。

寶釵前因黛玉行令說西廂牡丹曲曾規勸過一番今寶琴燈謠亦用西廂牡丹若不說另做未免偏袒此駁必不可少隨借李紈口中說不是看詞曲邪書爲之剖白前後不相干礙鍼綫細密。

寫鳳姐厚待襲人包給衣服是體貼王夫人之意卽順借平兒送給邢岫烟雪褂正合鳳姐之意真是一對有心人。

太醫診脈看見晴雯手上兩根指甲長二三寸預爲七十七回晴雯臨危時咬下贈寶玉伏線。

麝月取銀給醫生一節描寫紈袴公子不知物力及平日一切俱係襲人料

理亦是補寫暗描法。

大某山民評曰

寶琴以一女子足跡半天下。所過名山大川。遺蹤勝迹。皆足廣其聞。見拓其懷抱。於是矢爲嘔吟。供人諷咏。而懸弧有志者。反株守里。閉悲夫。

稻香老農生出大議論來。見穿鑿亦是。不妨爲膠柱鼓瑟者施鍼灸。不與妄語兒等埒。

襲人一個了頭耳。但一出門。寫得如許體面。跟隨者六人。坐者大車。粧身者盛服。而又上得太太之懽心。下承奶奶之恩典。此尋常服役者不同。作者所以特書之。以著微詞也。

自襲人以外。竟無一個見知於鳳姐。吾爲晴麝等一歎。且見平日襲人之巴結二奶奶者。獨勤。

寶玉於睡夢中。便叫襲人。可知平素衾裯。一夜未曾離過者。此回仍是王子年冬時事。

增評補圖大觀鏡卷五十一終

